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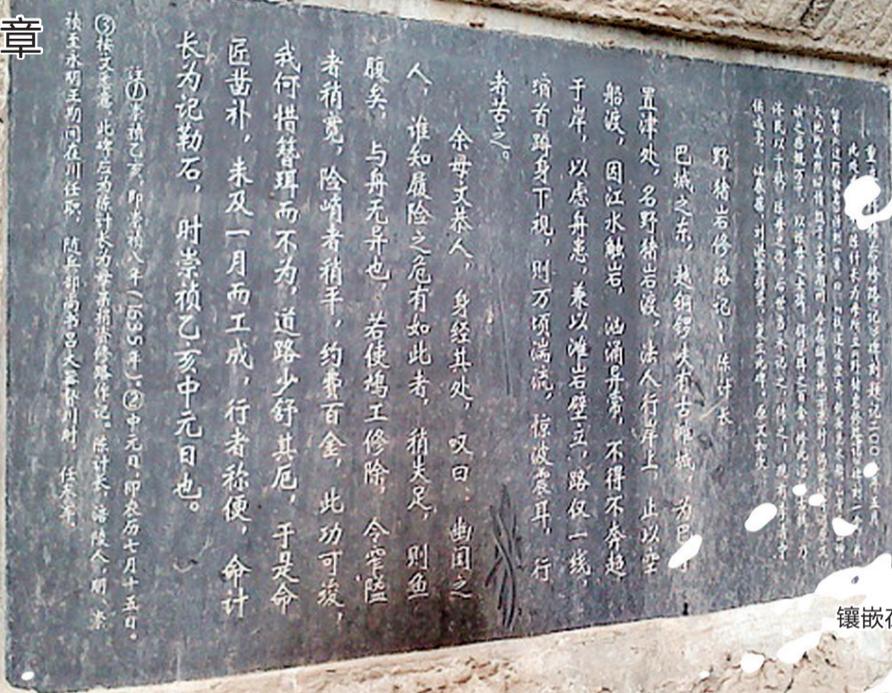
# 寻找古滩城

它位于郭家沱下游五里野猪岩附近  
明朝陈计长感叹母亲捐金修路写下赞美文章

□姜孝德

无数次在江北的历史书中读到古代遗迹古滩城，并且知道它的旁边还有野猪岩——每次读到这一遗迹时，心里总是痒痒的，好想去看。

想了许久，终于成行。一个人，背双肩包，备足水，出发。乘车到郭家沱，然后徒步往长江下游走。一边走，一边打听。我要去的地方是“野猪岩”，但问了好几个人，都说不知道，后来用描述的方式来表达：“有一个石碑、有一段栈道，还有一个古滩城……”终于，有一个大爷明白过来了，他说：“你说的是野骡子呀！”从下公交的地方算起，到野猪岩大约有5里路。那天水位较低，我沿着江边走向野猪岩。一路上，我观察着江边的道路、石崖上的语录、路面残留的纤痕……沿江走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可以看到几坨巨大的“礁巴石”，这个地方叫“焦石子”，是从前郭家沱果园打水趸船的所在地。不过，这一段路特别不好走。从上游方向去野猪岩，还有100来米时，望野猪岩最美、最有栈道的味道。



镶嵌在石壁上的碑文



左右为野猪岩栈道(姜孝德摄影)



焦石子附近废弃的古道(姜孝德摄影)

滩城，古书上多数都叫它“古滩城”，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它太“古”了，但“古”到什么时候，专家没有回答。据多种资料分析，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吧。

巴人从哪里来？学界众说纷纭。巴人留存在重庆这块土地上，有文字记载、最早的东西可能就要数滩城了。正因为它早，才使它具有了重庆历史里程碑的价值。

滩城，大概很早就没有踪影了。所有的书籍都只是简单的记载，并且几乎一致。记载滩城最早的书是南北朝人李膺(110-169年)写的《益州记》，遗憾的是这本书早已失传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文字，都是被人引用到别的书中的。李膺说：“过紫金山，有古滩城，为巴子置津处是也。”原以为李膺犯错误了，把“金紫山”错成了“紫金山”。经过查证，方知李膺没有错。紫金山主峰在渝北区龙安镇紫金村附近——其实就是人和印盒村东边一点。江北的山峰都是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，而紫金山山脉几乎是与铁山山脉平行，一直延伸至长江边，其断头处正好在野猪岩附近，野猪岩距紫金村直线距离40公里。宋人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中补充了一些材料：“古滩城。在巴县东七十九里，岷江岸，周回一百步，阔五尺。故老相传云：‘巴子于此置津立城，因名焉。’”只是他仍没说明古滩城在南岸或北岸。

关于古滩城，其实宋人王象之说得还是比较清楚的，只是他说的“七十九里”，是怎么测量的，拐了多少个弯，爬了多少个坡，我们今天根本无法知道，因而，这个数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。地方志传抄古书上的重要史迹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用今名去校正古名，使未来的人们可以看懂，并且还要补充后世搜集到的资料，不然意义就不大了。关于古滩城，乾隆《巴县志》，完全照抄古书，民国《巴县志》同样是照抄古书，而道光《江北厅志》却懒得记载了，即便是该书中有“古迹”一栏，并且也列了一些古城，如多功城、废积城、东阳废郡等，就是没记载古滩城。

说了半天，古滩城遗址到底在哪里呢？其实，历史从来就不缺乏挖掘者与梳理者。明朝人陈计长便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他在《野猪岩修路记》中说：“巴城之东，越铜锣峡，有古滩城，为巴子置津处，名野猪岩。至今城虽不存，其地犹可确指。”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，古滩城就在野猪岩。

陈计长，字三石，涪州人，举人出身，曾任湖南长沙知府。其母路过野猪岩，见崖陡路险，于是捐金修路，事成，陈计长便写下了《野猪岩修路记》。他文章中的一些细节，极有现场感：“渡法：人行岸上，止以空船渡。因江水触岩，汹涌异常，不得不奔趋于岸，以撼舟患。兼以滩岩壁立，路仅一线，缩首蹲身，下视则万顷湍流，惊波震耳，行者苦之。”若是没到过现场，怕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吧。

综合前人的叙述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——在巴县东方七十九里的长江边有一座城，人们称它古滩城，因为它修建在江滩岸边，所以叫滩城。这个滩可能指的是“野骡子滩”。滩城不大，周回只有一百步。这里设

有巴国的一个渡口。

“巴子”是一个非常年代感的词语，它最早见于《左传·桓公九年》：“巴子使韩服告于楚。”此“桓公九年”为公元前703年。东晋人常璩在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中有较细致的解释：“武王既克殷，以其宗姬封于巴，爵之以子。古者远国虽大，爵不过子，故吴、楚及巴皆曰子。”巴子一词颇为特殊，有时指巴国的国王，有时指巴子国。有学者研究认为，重庆地区以“巴子”命名的地方，就是巴国都江州的有力证据，如巴子冢、巴子故宫、巴子岩、巴子石、巴子鱼池、巴子梁、巴子市(龟亭)、巴子古滩城、巴子墓等，使用“巴子”这一称谓，从一般规律来说，应该是在巴国尚未灭国之前，也就是公元前316年之前。假设滩城建于公元前316年，距今也有2300多年了。以当时巴人的生产力水平而论，滩城最大的可能性还是版筑之城，也就是泥土筑的城。

古滩城的具体位置，不在我们说的野猪岩这个点上，而在野猪岩上游约500米处的焦石子。焦石子，重庆人称礁巴石、礁巴礁，地质专家叫它沉积岩砾岩，其实，就像是水泥混合了鹅卵石凝结而成。焦石子得名就是因为江边有几坨巨大的礁石而得名。从前，郭家沱果园在这里设有打水船抽水。焦石子的岸上，叫月亮田，土地平坦，极有可能就是古滩城的所在地。我去考察的时候，与当地村民交谈，问他们有没有发现过方正的大石头、各种陶片，又或者是什么异常的现象，村民一脸糊涂地盯着我们。想想也是，时过境迁，即便是当时的陶片裸露在外，怕也变作了泥土了。

关于滩城，比较合理的设想是：公元前1046年，巴人“前歌后舞”随武王伐殷，武王胜利后，封巴于川东，巴子国就在这个时候成立了，其国都设在江州(也有可能晚一些时候)。巴子国的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，四处构筑工事，滩城就是这个时候建设的。

记载古滩城的文字中的“步”字，让许多人犯了错误。一座城周回只有一百步，小得让人难以置信。于是，不少人开动脑筋，寻找出错的原因。有人说古人举足一次为“跬”，举足两次为“步”，这个说法有理，可以让古滩城长大一倍。当人们最终发现正确答案的时候，真是哭笑不得。原来“步”曾经是周秦时代的长度单位。周朝一步等于八尺，秦朝一步等于六尺；而周朝一尺约等于17厘米，秦朝一尺等于23厘米，这么算下来，八尺与六尺完全就是半斤与八两。按周朝的尺寸算下来，古滩城约有1200平方米，大约是三个标准篮球场的面积，小虽小，但驻扎几十人的队伍还是足够了。文中的“阔五尺”，有学者认为是墙厚五尺。这有可能，以周朝尺寸计算，五尺为85厘米，夯土墙如此厚也比较合理。

古滩城地处咽喉地带，下游来的楚国人要想通过野猪岩，走旱路必过野猪岩栈道，而这里易守难攻，很难通过。若走水路，别说是“以空船渡”的夏天，即便是冬天枯水季节过这一带，上行船一定得拉野骡子滩，而野骡子滩确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凶滩。由此可见，古滩城的位置选择得很好。这里作为巴子国的前哨阵地，可以抵御少量敌军进犯。当然，也可以是一个观察哨，发现敌军，点起狼烟，十多里外的唐家沱完全可以看见，在唐家沱与巴国都城之间，只要再设有一两个烽火台，敌军来了的消息就可以迅速传达到都城。

我曾问自己：陈计长的母亲为什么要徒步过野猪岩？她可以乘船、可以坐轿呀！琢磨陈计长的文章才明白，陈母由涪陵乘船到重庆，路过野猪岩，因水势太猛，只能“人行岸上，止以空船渡”，陈母便下船走过野猪岩那一段路，因而才“有幸”踏上了野猪岩栈道，一边山崖壁立，一边“万顷湍流，惊波震耳”，让陈母走得步步惊心——陈母体验到了纤夫、挑夫等劳动人民走过野猪岩栈道的危险滋味，于是慷慨地取下身上的耳环、镯子，让人们拿去当了把路修好一点。儿子陈计长感叹于母亲的仗义，于是写下了感人肺腑的《野猪岩修路记》。

站在野猪岩栈道上，我怎么也看不出古人的感觉，或许，我们看过太多高大的建筑，野猪岩的悬崖怎么也高不起来，目测了一下，顶多10米，也就是三层楼的高度。栈道的窄，倒是让人有几分惊恐，有一段甚至是从岩下穿过……而今栈道就只保存了二三十米长，再往下游方向寻找，已经没有了。我站在那里久久地徘徊，不想离去，也说不出的什么。许久，想出了一句话：古滩城已经不见了，野骡子滩也看不到了，野猪岩便成了这块土地上唯一的时空坐标，它仿佛是古代重庆人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脚印。我们真该好好地保护它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